

清人曹庭栋的《粥谱》是本很薄的小册子,里边的内容是只讲粥,各种的粥,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来做粥,大可给现在的粥店用来做开店指南。

梅花的二度

王祥夫

其中有一则,是讲用梅花做梅花粥:“《采珍集》:绿萼花瓣,雪水煮粥,解热毒,按:兼治诸疮毒。梅花凌寒而绽,将春而芳,得造物生气之先。香带辣性,非纯寒。粥熟加入,略沸。《埤雅》曰:梅入北方变杏。”这则小文字的好,是前几句话只管讲粥,而最后一转弯,却说:“《埤雅》曰:梅入北方变杏。”梅和杏花其实是同一个科属,同属杏科。而南方的粉梅和北方的杏花看起来又几乎是一模一样,只是在香气上稍有区别,梅花香浓,杏花却相对淡一些。但杏花的花朵却要比重梅花更丰肥饱满。宋人的诗句: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。是有据可查的古时有卖杏花的事,而梅花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。



今天早上,贵国的朋友老谢把路边的梅花又拍给我看,想不到还不到三九,贵国的梅花便已开至几乎大放,恐怕到不了春节便要开谢了。只可惜是重瓣梅,而画梅花则一定是要画单瓣的才好。

从庚子年开始,每年年初不知为什么鄙人就想画梅花,几乎是天天一幅,到了辛丑年依然是这样。而辛丑年一过,壬寅年的年初这几天又是这样,赧石不知用去了有多少,想想也想不清楚是为

什么?但也并不觉得可笑。而且一入壬寅年居然还得了一幅与梅花有关的好联,当然是集联而非我的独创,上联是“不借东风力”,下联是“偏向冷处开”。而上下两句又都查不出是谁的诗句,便被我写了两联挂在一幅老梅的两边。

说到画梅,其实北方人是无梅可看的,比如这几天,即使是室内的盆梅也还没有打出花骨朵来。北方的盆梅如果开花太早,是要出大问题的,那就是,梅花一开完就要长出叶子来,而叶子长出来的时候恰又是天已经暖和了,天一变暖,梅花就要出房,从室内把梅花搬到室外,刚刚长出来的绿叶照例便会落掉,梅花的生长习惯是,只要叶子一落,便要接着开花,一年里开两次花的梅花会大伤元气,这也是人们常说的“二度梅”,所以说梅开二度并不是什么好事,往往第二年它就不会再开花,如果开花,到了第三年也许会死掉。这简直就像是另一种的“连任”,本来开一年歇一年,而它偏要开了一次马上再开一次,或者再开第三次,结果便是死掉。梅开二度其实是可悲的,连任地开第三次的结果是它从此永远无法再开花。

梅花的花瓣可以用来做粥,而梅花的树干据说也可以用来熏腊肉,而且风味绝佳,想一想,是不是有点煞风景?梅花和腊肉像是永远扯不到一起。虽然这几天是做腊肉的好时候,同时梅花也在纷纷地开放着。

前些天,就在我抬头的片刻,有幸见到窗外飘雪,可惜时间之短还不如雪花一现。如今盼下大雪,已成为南方人在冬天的执念。记忆中,雪总是悄无声息飘落的,鹅毛般,纷纷扬扬。有时,在白天某一时刻,不经意间发现天空雪花絮,一声“下雪了”,好像那是冬天迟早要来的事。有时,清晨醒来,感觉特别亮堂,才知道屋外已是一片银色世界。

从前,老房子窗户两边的缝隙都会积雪。天寒冷得使人缩头缩脚,就算早上赖被窝也需要点毅力。而通常北风吹雪花飘的日子,就伴随着年的到来。那时口中哼唱着“欢欢喜喜过个年”,心里也常因做不完的家务而苦恼。虽然被大人差来差去忙得团团转,可是在一地鸡毛中,能趁机做一漂漂亮的毽子踢,也是童年的乐趣。

当然,在儿时游戏中,级别最高的要数堆雪人,因为那排场只有老爷爷才能赏赐,可遇不可求。记得除夕落雪,感觉是喜中带愁的。傍晚,父亲冒雪从大门口进来,那自然卷的乌发和深灰的棉袄罩衫已被染成霜色。他一手捏着刚拗来的梅花,一手拍掸着身上的碎雪珠,说外面雪已经积起了。

第二天,大雪封门,行动不方便了。穿着新衣走亲戚拜年暂时不成,但堆雪人尽兴了。老房子邻居一个个人井都成为孩子们作品的展厅,通常大型雪人背后多有父母插手,反正万事在除夕忙完了,大年初一闲着,就和孩子同寻开心。

睛,下面一颗红枣做嘴巴。父亲平时看书为乐,见我们堆成的雪人,也会即兴发挥,从写字台上拿来敲章的印泥,用手指按沾后往大头娃娃额中一揪,雪人活脱脱成了苏州大阿福。红妆素裹,分外妖娆。艳羡间,我们的额中也纷纷落下了红点。回想起来,父亲很少关心过我们的日常生活,然而他带的一些清欢,随着岁月的流逝,竟也有着别样的回响。

雪天里,闻着花瓶中散发的阵阵梅花幽香,听父亲闲扯逸闻轶事:话说东晋太傅谢安在雪天晋王家庭集会,没一会儿,雪下大了,谢安便问子侄辈们:“白雪纷纷何所似? 侄儿谢朗说:“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”侄女谢道韞答:“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谢安听了大笑。谢道韞是左将军王凝之的妻

子,王羲之的儿媳。这关系我是后来知道的。当时,父亲对我们津津乐道的是,为什么谢道韞的比喻胜过谢朗。他说如果落雪子,那似空中撒盐还差不多,而谢安的问题是扣“白雪纷纷”,显然谢道韞的咏絮之才,更令人佩服。记得少时,让我听得前仰后合的是乾隆皇帝《咏雪》诗:一片一片又一片,两片三片四五片,六片七片八片,飞入芦花都不见。若不是最后一句逆袭,简直是儿童打油诗。但话说回来,若没有前面

的平淡铺垫,结尾也难出奇制胜。年幼简单纯粹,听诗念诗出于美感与快乐。不像后来见闻多了,体验反而复杂。有说此诗抄郑板桥《咏雪》作业的,也有说末句系纪晓岚替皇上捉刀的。但不管如何,那“一片一片又一片”的雪花,早已融化在童年的诗情画意里。谁想到,人生后来又会邂逅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。“湖月照我影,送我至剡溪”,在王羲之和谢灵运的归隐地嵊州游玩,又接上了童年有残雪的花絮,



那就是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。王子猷,是王羲之的第五儿子,住在山阴县。有一夜,下大雪,他一觉睡醒,打开房门,叫家人拿上酒来喝。王子猷边喝边眺望四周,只见白茫茫一片皎洁,忽然想起友人戴安道,从绍兴城里到嵊州,船要行一夜才能到达。然兴之所至,他立即坐小船前往。可到了戴家门口,却没进去,又原路返回了。别人不解问其原因,王子猷说:“我本是趁一时兴致去的,兴尽就回来了,为何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!”

想这种洒脱的魏晋风度,在当下防疫期间倒蛮值得欣赏。念老朋友了,心向往之,虽然微信也方便,但毕竟很想活动一下筋骨,透透新鲜空气。于是,在不中高风险区,非必要不出省的前提下,驾车前去朋友家。然而,到友人家门口,忽然转念,罢了罢了,还是打道回府吧。反正沿途风景看了,人影稀少处照片也拍过。还是待无恙,再相聚。傍晚回到家,温一壶老酒,心里不禁又盼起雪来……

一年一度春节到。春节到底是啥滋味?不同的人自会有不同的答案。对我来说,儿时的春节是一年中最令人激动的节日。最兴奋的莫过于穿新衣。那时候物资极度匮乏,长年累月,平日常普通人一般都买不起新衣,春节前则家家户户砸锅卖铁也要给老老少少购置新衣,至少每人一套,即使再拮据,小孩子们肯定是少不了的。因为春节孩子们天天一起玩耍,谁穿新衣谁不穿新衣,那可事关一家人的脸面。那时候大都是买新布料自家做或找裁缝做。甬管面料好坏,新做的新衣孩子们都会高高兴兴穿上,心满意足洋洋自得地在小伙伴们当中鲜鲜亮亮地显摆一番,以博取自得与欢乐。

压岁钱则是孩子们春节中的另一种惊喜。贫穷人家,钱对孩子们来说非常奢侈。如今的孩子花钱可以随时找父母要钱,即使孩子不主动要,做父母的也会随时关爱有加地问需不需要钱,唯恐孩子没钱出门受委屈,甚至百依百顺要什么给什么。那时候普通人家的孩子,春节得到的压岁钱也不像如今的孩子,动辄数百上千元



都捉襟见肘。春节家长给孩子的红包也是平时节俭省吃省出来的,孩子们的红包如果不上交,春节一过,家里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。所以,孩子们收到的红包,除了留下少许,最终大都得上交家长,家长美其名曰怕孩子弄丢了,交大人“保管”安全。家长当然还有更充足的理由:新学期需要买文具交学杂费,压岁钱还不是用到你的身上?如此理由,堂堂正正,孩子们一般也不会

年。在花市,还真看到了曹州牡丹,一见,如对故人,如晤春风,枝枝善眼。大家把万紫千红带回家中,就如占领了春天,解放了愁苦。我觉得这岭南的花市,就是给这土地和人,颁发出的万紫千红的绶带,他们万紫千红的日子来了。在珠海过年,我山东的电话号码还保留,也是除夕的夜半,拜年的短信和微信就如击打夜色的瀑布,从空而降,如甘霖普洒让你无处可躲。每年,我都是打油诗一首或数首抢先拜年或回应。狗年春节,我写了五首打油诗,其一曰:驱车百里故人来,风雨何惧人斯怀。八千路遥聚犹少,君尚鬓黑我头白。独乏媚骨与耻骨,文章北海并南海。而今立春狗年至,叫醒装睡人难哉!狗是人的忠诚朋友,看家护院,陪伴寂寞,十分想念,乡下的老家,深夜的犬吠,真有豹子的气势。

甚至上万,父母给的压岁钱少则几毛,多则几元,一般都是事先在银行换好的新票子,一角两角五角,一元两元五元,崭新崭新,整整齐齐,不留半点褶皱。如此崭新的钞票,孩子们拿了大都舍不得花,小心翼翼地藏着掖着,唯恐丢失了或被别的孩子偷走了,抑或生怕被大人们无意间拿走。有了压岁钱,春节里穿着新衣的孩子,底气更足了,笑容也更灿烂了。孩子们在一起耍闹追逐嬉笑的笑声,无拘无束,清澈爽朗,让贫穷的日子有了难得一见的生机。

只是那时候孩子们收到的压岁钱,春节后大都会收归父母所有。经济拮据,谁家花钱都捉襟见肘。春节家长给孩子的红包也是平时节俭省吃省出来的,孩子们的红包如果不上交,春节一过,家里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。所以,孩子们收到的红包,除了留下少许,最终大都得上交家长,家长美其名曰怕孩子弄丢了,交大人“保管”安全。家长当然还有更充足的理由:新学期需要买文具交学杂费,压岁钱还不是用到你的身上?如此理由,堂堂正正,孩子们一般也不会



辩驳。穷惯的孩子早懂事,谁也不敢奢望压岁钱都会留给自己乱花。即便如此,谁也不能否认压岁钱给孩子们带来的欢乐。光阴荏苒,时过境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,如今的春节对我来说却已

经淡漠,甚至已经越来越远,因为平日里我们都已经不缺吃不缺穿,日常的营养和生活需要早已得到满足。吃喝穿戴,基本上要什么有什么,可以说天天过生日,日日度春节,如此丰衣足食,儿时过的那种春节谁还稀罕?要问如今的我对春节还有什么期盼,倒是希望尽可能避开世俗的喧嚣,或多陪陪家人尤其是年迈的母亲,聊聊家常,暖暖亲情;或让自己静下心来,回望人生来路,捋一捋陈年往事,抚一抚岁月褶皱,审一审自己的灵魂,理一理自己的心情,为未来的日子和人生再作稻粱谋。



赵氏幼女入尼庵 色空思凡结良缘 思凡 (设色纸本) (朱刚)

虎肖形印 徐庆华



贺岁 七绝(集古) 咏易 诸君高会庆新年, 百花芳洲生紫烟。 寄兴不知诗笔倦, 春风从此动江天。 依次集自:清·钱澄之《端州杂诗 其四》、明·王世贞《午夜朝回岁亦迁 戊申元日次韵》、宋·强至《依韵和尹嗣复仲春会食船场》、明·潘希曾《丙戌元日赣州作》。

而牛年春节,还是五首打油诗拜年,其一曰:梦中仍是放牛娃,为逐青草到天涯。从此牛筋倔到底,何时脑浆效拍马。文章三千学凤骨,口水一抔逊苦茶。牛眸不求人打赏,陌上早绽二月花。其实,打油诗就是在春节的日子里,博朋友们一笑,一年劳作神圣,生活庄严,现在闲暇了,我们需要一个句号,停下,用粤语说:吹吹水。一天的工作结束了,要个句号,一年的劳作结束了,要个大大的句号。虎年的春节来了,我到花市去,买一枝桃花,因家中的儿子还未婚配,岭南的春节习俗,家有未婚的儿子、女儿的人家,过年,要买一树的桃花,那寓意桃花运来。有桃花,一室春气,天天灼灼,灿如云霞,过一个有广东味道的年。

纸上老虎,才艺共享。明日请看本栏。 责编:杨晓晖